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第 26 节， 安德鲁斯大学西格蒙德·H·霍恩考古博物馆的亮点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6 场会议，西格蒙德·H·霍恩考古博物馆的亮点。

欢迎来到位于密歇根州贝林斯普林斯安德鲁斯大学校园内的霍恩考古博物馆。

我想展示我们展出的这一重要文物。这实际上是耶路撒冷的模型，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我们估计这个石膏模型的建造日期是 1880 年左右。那么，为什么要建造它呢？在 19 世纪，前往圣地旅行是非常富有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的尝试。这是一次非常危险、昂贵且艰苦的旅程，经常导致因暴力或疾病而受伤或死亡。

从某些方面来说，去圣地几乎和今天去月球一样困难。更重要的是，在 19 世纪初及之前，没有照片可供查看来了解地形和地点的情况。因此，从 1850 年代开始，摄影术的出现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但是，为了能够了解这片土地的情况并了解整个耶路撒冷城，您仍然需要这样的东西。因此，建造了一定数量的模型，不可能太多，这些模型将在研讨会、国家博览会、大型活动、公共活动中展出，人们将看到耶路撒冷在那时。我指出，我们最好的猜测是，它是在 1880 年左右的某个时候建造的，在 1880 年代的某个时候，也许在那个十年，因为在这个模型上看不到 1890 年代及以后建造的耶路撒冷地标。

这有助于我们更简洁地将其日期确定为较短的时间跨度。那么，让我们四处看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什么。现在，即使在今天，拥有一个像这样展示 150 年前耶路撒冷的模型也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周围的地形以及土地的布局。

这很重要，因为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老城本身或多或少——我想说80%——90%仍然存在。但在城外，一切都变了。

那么，让我们从左向右看，指出一些地理和地形特征。模型的最边缘是橄榄山的山顶，它实际上是从现在的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哈哈特索菲特和法国山所在地延伸出来的山脊。然后，那里有一条小峡谷，然后一直沿着山脊一直延伸到橄榄山和蚜虫山之间的山脊断裂处，这正是模型最远边缘的另一个地方。

顺便说一下，橄榄山山顶的这个建筑群实际上是耶稣升天教堂。再次，由海伦娜女王于四世纪发起和建造；纪念耶稣从橄榄山山顶升天。模型的远中心是欣嫩谷 (Hinnom Valley) 的斜坡。

它继续从地图或模型中延伸到邪恶议会山，正如今天所说的那样，它是与耶路撒冷南部地平线接壤的南部山脊。在地图的这一侧，您可以看到分水岭山的起点，不幸的是，该山没有包含在模型中。然后到了我的眼前，在我的眼前，有一座高地从城市的北侧不断升起。

再说一次，为了确定我们的方位，这是东、北、西、南。现在，就我们这里的山谷而言，汲沦谷从这里开始，然后继续，沿着耶路撒冷城的东侧，继续向下经过这座东南山，我们将把它称为大卫城，然后一直延伸到犹太旷野，并排空死海。有一个山谷很难辨别。

您可以在这里看到的一小部分称为 Tyropoeon 或中央山谷，以及约瑟夫斯的奶酪制造者山谷。这将东南山与西山分开，它的起源可能是这里的大马士革门。大部分已经填满了。

我还指出，所有这些山谷在古代都更深得多。再一次，数千年的使用和碎片的堆积已经抬高了这些山谷的表面。我想指出的另一个山谷，从这里开始，是欣嫩子谷，或称 Gey ben Hinnom，欣嫩子谷，它沿着城市的西侧蜿蜒而下，向东弯曲，与汲沦河和蒂罗普恩河谷汇合，然后流入朱迪亚荒野。

这些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山谷。正如你所看到的，耶路撒冷的东、西、南三面都有相当完善的防守。然而，在北侧，没有山谷可以充当护城河或壕沟。

这是耶路撒冷最脆弱的地方。历史上对耶路撒冷的大部分成功袭击都来自北方。好吧，耶路撒冷老城（1880 年存在且至今仍然存在）以外的一些重要遗址是汲沦谷 (Kidron Valley) 的一些遗址。

我们有万国教堂未来的遗址，它是客西马尼园的遗址，就在这附近。好吧，还要注意今天覆盖橄榄山的巨大墓地，你看不到任何后来发展的东西，尽管橄榄山是耶路撒冷的墓地，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就是耶路撒冷的墓地之一，可能更早。在多米努斯弗拉维特发现了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晚期的坟墓。

又是出埃及记的时间，甚至可能更早。现在，进攻之山就在这里，在这个斜坡上的进攻之山下面就是阿拉伯村庄西尔万 (Silwan)。这就是圣经中的示罗亚。

它在旧约时期再次成为墓地，包括法老女儿的坟墓、皇家管家的坟墓以及其他已被发现、绘制地图和出版的坟墓。这再次看到了东南山。正是在这里建立了耶路撒冷最古老的部分，即耶路撒冷最初的定居点。

之所以设立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地形的考虑，而是因为基训泉就在这一带。这是耶路撒冷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唯一的水源，至今仍在喷涌而出。因此，这里的早期定居点可以追溯到红铜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

他们在大卫城发现并挖掘了一座房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之前的青铜时代早期。所以很早。近百年来的发掘，甚至是最近由几位以色列学者和考古学家进行的发掘，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信息，包括旧约时期的城墙，特别是 8 世纪和 7 世纪的城墙，防御墙，以及后来尼希米在当时从波斯返回的人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时建造的城墙。

在这里，穿过 Tyropoeon 山谷就是西山。今天这被错误地称为锡安山。真正的锡安山是圣殿山，我们将在几分钟后讨论它。

但这座西山在古代是城墙的一部分。这座城市，或者说我们在旧城看到的、至今仍存在的城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517 年。其中一部分建在旧城墙上，但另一部分则不是。

从旧约最后两个世纪直到穆斯林征服为止，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城墙都包括这个重要的高地，它被错误地称为锡安山，实际上应该被称为西山。但西山上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其中之一就是这里的大卫墓，也是上房的遗址。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在附近发现了该亚法的房屋。

再次，这是加利坎图圣彼得教堂的另一个地点，它位于西山锡安山的东坡上。但在 19 世纪及更近代的发掘中，沿着这条路线还发现了塔楼和城墙。这些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约君主制时期，例如公元前八世纪初。

好的，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至今仍然存在。它可以追溯到新约时期。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大型水池，称为 **Berkat Sultan**，主要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使用，但肯定可能比那要早得多。您可以在模型中看到一些早期的犹太人定居点，例如 **Mishkanot Sha'an Anim** 和也门摩西。19 世纪，摩西·蒙蒂菲奥里 (**Moses Montefiore**) 在也门摩西 (**Moshe**) 附近建造了一座风车，帮助当地农民研磨谷物。这是 19 世纪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建造的少数首批社区或定居点之一。

俄罗斯区再次成为俄罗斯朝圣者访问耶路撒冷时停留的地方。正如您所看到的，1880 年的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墙外并没有建造太多建筑物，当时耶路撒冷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之下。同样，夜间仍然需要城墙来保护耶路撒冷免遭盗贼和土匪的掠夺。

因此，看看这里的墙本身，我将尝试指出墙的一些实际上更古老的部分。这被称为城堡或大卫塔。这里的其中一座塔楼，我指着的这座塔楼，实际上是希律王和他的哈斯摩尼王朝前辈建造的三座塔楼之一。

他们的名字是梅里亚姆尼、希皮库斯和法萨尔。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一座还留在这里，但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其中一座塔的基座。后来用不同的砖石重建了它，但它的下层显然是希律时代的。

这些建筑建在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约瑟夫斯所说的第一堵墙的角落。它也是耶路撒冷防御的薄弱部分，因为地形再次向耶路撒冷倾斜。所以，它的防御十分严密。

这堵墙，即第一堵墙，实际上是从城堡沿着欣嫩谷的斜坡向下延伸，包围西山，然后包围东南山，一直到圣殿山，那里的梯形平台。然后直接穿过那里，到达所谓的横向山谷，它就是这样延伸的。那堵墙位于横向山谷的南侧，一直到城堡。

该墙最初于公元前 8 世纪竣工，然后由哈斯摩尼王朝于公元前 2 世纪末或 1 世纪初重建，随后被希律王和拜占庭人等使用。直到它被摧毁并且从未重建，或者大部分从未重建。当然，围绕西山和东南山的部分，又被称为大卫城。

因此，就在希律三塔附近，有希律大帝的宫殿，也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区。这座宫殿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挖掘的，不幸的是，保存得非常非常差，你可能会说，只有地下室。但这又是现在希律王宫的所在地。

最近，关于彼拉多向民众介绍耶稣的地点发生了一些争论，“Ecce homo，看这个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这种情况就发生在这个地区，就在圣殿山拐角处的苦路沿线的这个地区的拐角处。但这也有可能，这个事件也可能发生在希律王宫之外。

耶稣将通过这里的一扇门在城外的一个平台上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展示。站在欣嫩子谷下面。那是在欣嫩子谷。

这是 Via Dolorosa 附近传统地点的替代方案。好的，继续前进，我将解释整个城市的类型，然后我们将把它拆开。这个模型中存在的城市以及今天存在的城市有四个区，希伯来语为“Reveim”。

我想指出的第一个季度是亚美尼亚区，它基本上是从锡安门到这里，然后到雅法门，这是一个方形的季度。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区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简而言之，常规的基督教区与亚美尼亚区相遇并来到了这个地区。

基督教区还包括基督教世界的圣地圣墓教堂，其中包括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和埋葬的地方。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域，包括圣殿山，它被认为是穆斯林区。这条路大致从大马士革门一直延伸到希律门，包括圣殿山，它被称为Haram al-Sharif，这是圣殿山的阿拉伯语名称。

最后，我们剩下犹太区，它一直延伸到这里的圣殿山，现在是西墙，并在这个地区与亚美尼亚区相遇。所以，这就是这里的这个区域。这是胡尔瓦犹太教堂。

其中之一是胡尔瓦犹太教堂。我不记得那是两个圆顶中的哪一个了。请注意，穆格拉比区已被完全拆除。

这样可以进入圣殿平台的西墙，圣殿山，当然，这就是西墙，Ha kotel，犹太人去那里祈祷。正如我们所说，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所以，那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所有这些建筑物都被清理了。

我还要补充一点，1948年至1967年间，犹太区被约旦人摧毁。因此，以色列在1967年收复旧城后，重建了整个犹太区。所以，凭借它的新颖性，它是老城最好的部分，最新的部分，老城最新建造的建筑。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圣殿山。这里的圣殿山也是一个梯形平台，由希律大帝建造成最终形式。对于希律大帝来说，没有什么能阻止希律大帝扩张和建造更大的地方来容纳更多数量的崇拜者的需要。

他实际上在中央或蒂罗普恩山谷上方建造了平台的东侧，或者我应该说西侧。所以，旧的蒂罗普恩山谷实际上就在这下面，他只是扩大了它并在它上面建造，然后用大量的填充物填充它，为前来圣殿礼拜的信徒建造了一个漂亮的平坦平台。这个平台的中心是穆斯林圣地——圆顶清真寺，它是伊斯兰教第三圣地。

据称，它显示了穆罕默德的马巴拉克跃入天堂时的蹄印。并且没有提到。顺便说一句，《古兰经》中根本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这是后来的圣训中的内容，但它仍然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

正如我在讲座中提到的，那里裸露的基岩显示了所罗门圣殿的基础切口，当然还有第二圣殿。莱恩·里特迈尔（Leen Rittmeier）多年来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最终证明这就是寺庙所在的地方。

因此，犹太圣殿的位置，包括所罗门圣殿和后来由希律再次重建的第二圣殿所罗巴伯，都位于圆顶清真寺的正下方。这里的另一座建筑是阿克萨清真寺。那是一座非常古老的穆斯林清真寺，曾经在东西两侧都有翅膀。

而且已经缩小了。但同样，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最早的穆斯林清真寺之一，当然在耶路撒冷。如今，这里仍然是每周五非常重要的礼拜场所。

所以，这应该是这个地点，追溯到新约，第二圣殿时代，这将是这里的皇家柱廊，希律王和客人可以在那里观看圣殿的献祭和崇拜。所有这些都会有柱廊。当然，其中一些柱子以及柱头和底座仍然存在。

我只是不能，不能在原地，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这里通往城外的大门是金门，现在仍然存在。

它被围起来了。但这又是寺庙和寺庙区域的所在地。圣殿本身，当然还有至圣所。

现在，罗马要塞安东尼娅已经被彻底铲除。这里有一个基岩被切开的区域，您可以看到基岩的建造位置。真正的堡垒已经完全消失了。

当然，这是一个带有后来的拱门的“Ecce Homo”遗址，其历史不是基督时代的，而是可以追溯到第二世纪，可能是哈德良建造的，纪念彼拉多向人民介绍耶稣。假设，假设，他在安东尼娅要塞。同样，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在希律王的宫殿里完成的。

传统上，这本来是在这个领域完成的。这里的圣安妮教堂是一座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保存完好。这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家人，但它的位置也非常靠近贝塞斯达池，贝塞斯达池是在这次之后不久由白人神父们挖掘的，挖掘得很差，但暴露在外。

那是在五门廊双池，耶稣在那里治愈了盲人或外行人。现代的，或者我应该说这里的大门，是希律门或花门，至今仍在使用。然后是大马士革门，这是北面的正门。

再说一次，这些大门通常以从其中出来的道路命名。这就是目的地。目的地是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

雅法门，又是通往西面雅法的道路。锡安门再次指的是锡安山。然后是这里的粪门，这是避难所，城市垃圾被拖出来的地方。

现在，在这个模型制作完成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城门，即新城门，它允许人们比通过大马士革或雅法城门更快地进入基督教区。甚至后来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粪门已经扩大，附近又开设了另一个行人门。这就是现代耶路撒冷的城门。

圣经中耶路撒冷的城门要复杂得多。在尼希米记第三章中首次整体提到，但也在拉比资料中提到。而这些，除了奥菲尔河沿岸的一艘之外，没有一个被真正识别出来。

再说一遍，还有其他一些亮点。这是从大马士革门下来的路上的奥地利临终关怀院，显然已经建于 1880 年。除此之外，这些建筑通常可以追溯到马穆鲁克和奥斯曼帝国时期，而且年代也不远。

这些建筑通常是在早期遗迹上重建的，但您在这里看到的通常是马穆鲁克和奥斯曼时期的建筑。因此，这又是了解 19 世纪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有助于了解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形，并指出当时背景下的一些圣经地点。

所以，感谢您聆听并享受这个模型，就像我们在安德鲁斯大学所做的那样。

欢迎再次来到号角博物馆。我面前有一个所谓的黑色方尖碑。

这是原件的复制品，是我们委托大英博物馆制作的，他们制作了原件的精确复制品，现在又归他们所有。这是一座近七英尺高的石碑，或者可以说是方尖碑，顶部有一个阶梯金字塔，所有这些区域之间和顶部都写有楔形文字。这是**1846**年英国冒险家兼考古学家亨利·奥斯汀·莱尔德在挖掘尼姆鲁德遗址时发现的，即新亚述尼姆鲁德，也称为卡拉。

他发现了这一点，你瞧，楔形文字最近刚刚被破译。这篇文章被翻译了，这篇文章被翻译了，被发现是撒缦以色列三世 (Shalmaneser III) 在 **18** 年，对不起，**820** 年，大约公元前 **820** 年的某个时候竖立的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他 **18** 岁，或者对不起，公元前 **841** 年远征黎凡特。

撒缦以色列三世在以色列的迦密山扎营，接受周边地区所有国王的贡品和礼物。其中包括以色列国王。我想指出这里的第二个记录，其中显示了一个戴着丝袜帽型帽子、留着胡须的人在拿着碗的撒缦以色列三世面前深深鞠躬。

在下文中，这位国王被认定为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耶胡。尽管撒缦以色列的细节有误，耶户，这是第一次提及，当然也是当代纪念碑中对以色列国王的首次实物描绘。耶户实际上于同年推翻了阿库塔托特的暗利王朝。

当撒缦以色列出现时，他鞠躬并接受了封臣的地位，并赠送了礼物，这些礼物也有描述。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和令人兴奋的发现，在当时的欧洲，发现实际上描绘了以色列国王和亚述国王的东西引起了轰动。顺便说一句，撒缦以色列三世在《何西阿书》第 **11** 章中可能被称为撒尔曼，他击败并摧毁了拜特·阿贝尔，并犯下了亚述国王典型的可怕暴行。

但它至今仍然是圣经考古学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再次完全证实了描述耶胡和他推翻暗利王朝的圣经文本。非常感谢。欢迎再次来到霍恩考古博物馆的主厅。

我身边有一座非常重要的旧约纪念碑。这实际上被称为“Mesha Stela”或“Moabite Stela”。这块石碑的原件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我们联系了卢浮宫并委托他们制作了原件的精确复制品，我们从他们那里收到了该复制品，并于今天在这里展出。什么是梅沙石碑？1868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克莱因（Frederick Klein）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正在穿越约旦中部的杜班。

这是一座古老的摩押城市，或者说是废墟。他会见了一些贝都因人，他们向他展示了地上的这座纪念碑或石碑。克莱恩立刻认出了石碑上的古老文字，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

因此，他复印了一些信件和文字，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告诉普鲁士议会他的发现并想要购买它。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很快，耶路撒冷的每个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普鲁士人，都想得到这块石碑。因此，贝都因人从不同的人那里收到了购买它的报价，但细节仍不确定。但有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也许这些欧洲人想买它，因为里面可能有像黄金这样有价值的东西。

于是他们加热了这块由玄武岩制成的石碑，将其烧红，然后将冷水倒在上面，将整个石碑打碎成碎片。一位名叫查尔斯·克莱蒙·古诺（Charles Clermont-Gounod）的法国外交官斜线考古学家回去后，从各个贝都因家庭那里购买了尽可能多的这些文物。最终，通过其他人的其他作品，我能够重建大约三分之二的原始铭文。

值得庆幸的是，在贝都因人毁掉整个铭文之前，有人挤压了纸张，在上面放了一些纸，弄湿了纸，并在整个铭文上留下了印记。但不幸的是，这种挤压的情况非常糟糕，因为其他贝都因人骑着马或骆驼很快就会威胁到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立即把它撕掉。而他必须尽快离开那里。

于是，他把三块东西塞进马鞍包里就跑了。但在这三张被挤压的纸和幸存的石碑碎片之间，文字或多或少地被恢复了。现在，文本说了什么？嗯，文本一开始就说，我是德邦人米沙。

这又是旧约中所熟知的一个人。在《列王纪下》第三章中，米沙是摩押国王，实际上与以色列和犹大作战。大约在九世纪第二个或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大约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比那要晚一些。

但它用摩押语言讲述了他反抗以色列的成功。请记住，在黑色方尖碑再次记录的 841 年，耶户推翻了暗利王朝，这是我们在另一个部分中讨论过的另一座纪念碑。当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时，外约旦和其他地方的附庸国认识到了以色列实力的弱点。

他们也起来反抗。米沙征服了几个以色列城镇，并将摩押向北扩张，一直延伸到马达巴平原或圣经中的哈密海岸。米沙石碑及其文物中提到了这些城镇，实际上，也提到了耶和华的神圣名字。

大卫的壁炉或耶和华的壁炉被提及为被占领。因此，许多与圣经文本和圣经历史相关的重要圣经信息，以及迦得部落这个名字又定居在那里，还有很多地名、很多城市名称。因此，米沙石碑至今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证，是对圣经文本的独立见证。

在很大程度上，它与圣经对同一场战争的记载是一致的，我想说是补充。这是迄今为止用西闪族方言发现的最长的纪念性文本，与希伯来语非常相似。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和摩押人绝对可以互相交谈。

后来，很久以后，大约在 1994 年，另一位法国金石学家安德烈·勒梅尔 (Andre Le Maire) 认出了大卫之家，这是该铭文的底线之一，也部分保留在铭文中。因此，除了提及大卫家族的泰尔丹石碑之外，勒梅尔也在米沙石碑中发现了它。关于这一点、关于文本、一些晦涩难懂的问题，比如梅沙在这里提到的神秘参考文献，仍然试图被理解和解释。

因此，几乎每年都会有关于米沙石碑的新论文和研究发表。就是这么重要。同样，学者们仍然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铭文中收集信息，这些信息启发了我们关于黎凡特九世纪的知识。

非常感谢。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6 场会议，是西格蒙德·H·霍恩考古博物馆的亮点。